

# 编史元小说的史学性和诗学性解读

## Historic and Poetic: Interpreting Historiographic Metafiction

张 谡 ( Zhang Su )

**内容摘要：**编史元小说就是把历史事实进行诗学叙述的元小说。20 世纪 70 年代，分析的历史哲学替代思辨的历史哲学，并开始主导史学界。分析的历史哲学认为“历史”本身的概念就是模糊的和变化的。编史元小说是分析哲学思潮的体现，它通过互文性和后现代性重构了历史与文学的关系。另外，编史元小说从形式主义和历史主义的角度重构历史，阐释历史多样可能性，是一种文学创新。但是，编史元小说深受新历史主义和解构主义的影响，存在历史虚无主义倾向。特别是在中国，编史元小说可能不利于文化自信心的培养。同时，其叙事借鉴的互文性，常常是故事结构和情节的过分指涉，容易构成某种剽窃。

**关键词：**编史元小说；历史性；文学性；历史虚无主义；剽窃

**作者简介：**张谡，天津商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比较文论与话语批评。

**Title:** Historic and Poetic: Interpreting Historiographic Metafiction

**Abstract:** Historiographic metafiction is referred as a metafiction that relates historic events in a poetic language. Since 1970s,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 becomes to dominate historic field by replacing speculative historicism, which contends that history itself is a discipline with ambiguity and variation. Historic philosophy embodies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 and reconstruc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y and literature through intertextuality and postmodernity. What is more, historiographic metafiction reconstructs historic events and discloses variable historic possibilities, which amounts to literature innovation. But historiographic metafiction, much impacted by neo-historicism and deconstructionism, contains a tendency of historic nihilism. Especially in China, historiographic metafiction possibly blemishes cultural confidence fostering and its narrative intertextuality is so over-referring the existing structure and plots that it sometimes amounts to a kind of plagiarism.

**Key words:** historiographic metafiction; intertextuality; postmodernity; historic

nihilism; plagiarism.

**Author: Zhang Su**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Tianj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Tianjin 300134, China), specializing in comparative literary theory,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Email: 849872107@qq.com).

## 引言

元小说，是叙事中通过自我暴露叙述层，即以小说自身为对象来探讨小说所具有的内涵与意义的一种具有“自反性”的一种小说类型。“元小说的宙斯”威廉·加斯（Willian. Gass）认为元小说是“关于小说的小说”。元小说的主要特征是自我意识、自我反省和自我指涉。在元小说中，作者经常暴露写作技巧、创作过程和情节虚构性，作者、叙述者与主人公以及目标读者等角色经常穿插。传统的元小说的叙事特征在于话语形式，而编史元小说主要指涉小说的价值层面，它涉及到叙述形式、故事内容以及价值与意义等。如果后现代主义元小说悖论式地以历史事件和真实人物作为小说题材，通过解构已经构成意义与价值的历史事件，从文学的角度把历史进行诗学的叙述，那就是后现代历史诗学。1988年，加拿大文艺理论家琳达·哈琴（Linda Hutcheon）在出版的《后现代主义诗学：历史、理论与小说》一书中最早归纳和定义了后现代历史诗学，并把这种小说定义为“历史编撰元小说”（historiographic metafiction），或可译为“编史元小说”。

自从上世纪60-70年代，欧美文学界出现编史元小说热潮以来，编史元小说的创作一直深受读者欢迎。学术界对这种小说文体的研究也比较多。概括而言，欧美文学界对编史元小说研究的主流角度是文本结构与叙事策略，即历史的诗学叙事研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米歇尔·德·瑟特（Michel de Certeau）、保罗·维恩（Paul Veyne）、路易斯·明克（Louis Mink）和莱昂尼·格斯曼（Lionel Gossman）等主要研究都可以归入此类。赫伯特·林登博格（Herbert Lindenberger）认为，在20世纪70年代的理论氛围下成长起来新历史主义小说家认为历史与小说都是话语、建构行为和符号系统。这样，小说也可以通过诗化的手段，以文本化的形式，即文件、档案、叙述、目击者的陈述等来建构历史。而且，赫伯特·林登博格也指出，这一时期学术界已经无法继续沿用旧的样式或使用传统的文学史语言。马克·柯里（Mark Kurrie）认可保罗·德曼关于历史知识的基础不是经验的事实而是书写的文本。在《后现代叙事理论》中，马克·柯里专门论述了传统历史文本的“遏制战略”以及历史话语的重构问题，认为编史元小说重构了真实与虚构的关系，是历史材料的诗学叙事。艾米·伊利亚斯（Amy J. Elias）在《元历史罗曼司：崇高的历史和对话的历史》中，认为编史元小说重复和延续了自司各特以来的历史罗曼司书写，又加入许多后现代主义历史书写的基本思路，尤其是对话

主义。而其中的对话主义思路是对“绝对的怀疑主义”造成的紧张的一种缓解方式。安斯加·努宁 (Ansgar Nunning) 在《编史元小说与叙事学的相遇：走向实用主义叙事学》一文中，认为编史元小说中有目的的叙事实为一种实用主义叙事学。同时，以具体作品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小说的主题或者母题是西方文论界编史元小说第二个研究主流。这类研究的结论大都旨在揭示作品中所蕴含的后现代历史哲学观。特丽莎·露登 (Teresa Ludden) 在《安妮·杜登 <达兹·约达斯恰夫> 中的历史、记忆和蒙太奇》一文中探讨了小说《达兹·约达恰夫》对“大屠杀”母题的复杂阐释和重述，并对后现代历史编纂中有关身份、移情以及空白等观念进行了小说文体的解读。琳恩·沃尔夫 (Linn Wolf) 在《文学的历史编撰：W.G 司博德的小说》一文中探讨了司博德小说中的美学主题。琳恩·沃尔夫也发现在小说《奥斯特利兹》中，司博德不仅重构了奥斯特利兹的个人历史，更迂回地再现了大屠杀的图景，并前置了对大屠杀的重述中面临的种种问题，为作家和读者以“召唤—应答”的方式植入个人历史观提供了开放的空间。米古尔·洛佩兹·洛迦诺 (Miguel Lopez lozano) 《红色踪迹：加西亚小说 <黑曜石的天空> 中的编史元小说和“之家诺”身份建构》认为小说《黑曜石的天空》最典型的叙事手法是戏仿和拼贴。同时，发现作者“露迹”，米古尔认为作品的主题是重述当今仍被边缘化的印度安人历史，旨在对抗殖民者对印第安人游戏般的历史书写。本文试图从历史哲学发展史的角度阐释编史元小说，尤其是对历史与小说关系的重新构建，并探讨编史元小说的不足之处。

### 互文性与后现代性：从历史哲学发展角度的阐释

历史编撰元小说的理论内涵的关键词是后现代、元语言和元历史。我们知道，维科所开创的以历史作为本体的致力于探讨历史规律的、思辨历史哲学导致了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对立。黑格尔推崇启蒙的“理性”的大旗，把历史定义为“整体”。黑格尔认为，历史的“绝对理性”在线性时间中展开，具有整体性和稳定性。也就是说，历史具有规律性。历史是通过“总体”和“过程”的规律展示自身终极目的的“元历史”。柏拉图的形而上学、黑格尔的“历史个人”影响下的历史叙事必然是宏大叙事，也就是现代性叙事。相应的，现代性启蒙的历史作品都是用时间构建一切价值和意义。20 世纪 70 年代，分析的历史哲学开始代替思辨的历史哲学，新历史主义开始主导史学界。分析的哲学关注人类对历史的“认识论”，认为“历史”本身的概念就是模糊的和变化的。德里达、利奥塔和福柯致力于解构启蒙理性带来的“逻格斯中心”、话语霸权和知识的权力关系。分析哲学主导下历史学家开始关注文本和话语的历史。此时的历史哲学把修辞学引入历史，历史叙事不再拘泥于人类整体的、民族的、国家的政治史、帝王史等大写历史的宏大叙事，而是开始考察家族史、个人史、地方史等小历史的微观叙事。新历史主义史学家开始把历

史事实与语言符号对等看待,降低了历史事件的“真实”的高贵地位。历史真实成为不可能或者多样性的语言构建。历史知识的不确定性和对历史“唯一”或“最佳”真实的阐释的怀疑直接剥夺了历史文本的优越地位。历史本身成为模糊的、矛盾的术语。事实以及事实的内在逻辑与因果关系、真理、价值以及叙事的“统一”关系都遭到怀疑和解构。“科学”与“诗学”界限成为伪命题,历史文本成为文本的一种,历史叙事也成为叙事中的一种,历史的呈现变成了呈现的历史。历史学也就成为文学修辞和符号编码了。历史不再是绝对的真实,小说不再是纯粹的虚构。历史和小说“都是话语、人为建构和表意系统”(Hutcheon 93)。历史编撰元小说不否认历史的真实,但是把历史事件(events)和历史事实(facts)加以区分,而历史事件存在于“文本化的残余——文献、档案证物或者目击证据中”(Hutcheon 96)。历史事实则成为结果阐释和编排的“被赋予意义的事件”。强调“不同的历史视角可以从同一历史事件中找到不同的事实”(Hutcheon 119)。历史编撰元小说正是在这种历史的模糊处发力,把时间叙事转变为空间叙事,把历史的宏大阐释转变为“自身和个人”的解释。所以,在批评家眼中,历史编撰元小说重新构建了历史和小说的关系,“(它)在理论上对历史和小说均属人为建筑物具有清醒的自我认识,从而为它对过去的形式和内容进行重新思考和再加工奠定了基础”。(Hutcheon 5)当然,哈琴的历史编撰元小说对纯粹“自恋式”的元小说和以“悖谬”和“戏仿”的方式关注和重构历史与社会的后现代小说进行了区分。

如何理解编史元小说的后现代性与互文性呢?“互文性理论认为,任何一个文本都是历史地存在,都是从历史或现实的其他文本中汲取写作养料”(罗虹、刘紫丰 39)。让·弗·利奥塔说:“用极其简略的话来说,我给后现代主义下的定义是对元叙述的怀疑态度”(Lyotard XXIV)。现代主义一直致力于构建理性、本质和普遍性。后现代主义则以不确定性作为主要的特点。一般而言,评论界用“模糊的文学”、“文学无政府主义”、“美国X一代文学”、“荒诞派文学”来指代后现代主义文学。后现代主义的叙事方式是符号游戏化、无主题、无情节、无人物、无中心和无意义。詹姆逊指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主要特征是:深度的消解、历史观念的消解、情感的消解和距离感的消解(张谡 157)。后现代主义元小说是对小说这一体裁和叙事本身的反思、结构和颠覆,大量使用反题材、文类穿越、语言游戏、通俗化、戏仿、拼贴、迷宫、黑色幽默等叙事手法,其语言能指漂移、结构零散、主体价值虚无(即所谓的零度写作)。例如,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的出版标志着美国文学进入后现代主义时代,它的主要特色就是黑色幽默、荒诞狂欢的叙事和体裁混杂。糅杂了后现代主义元素编史元小说的互文性也不同于一般小说的互文性,其主要有两种互文性:一、文本间性,也就是小说文本中有大量典故(或术语、俚语、口头禅等)影射先前历史文本。而这种典故往往和众



所周知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有关。二、前景与背景的互文。编史元小说的故事的前景与背景经常互文。这种互文往往解构或颠覆了读者的历史信仰和历史常识,其情节往往不仅仅是意义虚无,有时甚至是意义怪诞。

### 事件构建与意义重构:从形式主义与历史主义角度的阐释

西方从亚里士多德开始,认为叙事文学在哲学之下,而在历史之上。历史学家被认为是着眼于过去,还原“真实”是其“高贵的梦想”。“历史是对外在世界最权威、最全面和最深邃的真理的探索”(杨春 57)。事件是历史学家与世界的唯一联系。相反,文学是虚构的。文学家主要讨论可能或将要发生的事情。文学家与世界的联系是通过语言的构建,其联系方式是多样的。文学家运用想象力进行文学虚构的再现技巧来展现他们心目中想象的世界图景,不受线性时间的约束。20 世纪初期,历史主义与时兴的形式主义文学批评一直关系紧张。20 世纪 20 年代,作为俄国形式主义变种的美国版形式主义的新批评取得理论的中心位置。新批评强调文本的“仔细阅读”,就文本本身的语言和结构进行审美批评,反对把文本导向文化、历史或者现实的意识形态批评。“新批评主义”作为一种比较纯洁的形式主义批评,主张发掘文学作品封闭的文字意义,强调批评家的任务就是对文本进行封闭性的语言“细读”(close reading),反对参照任何传记的、社会的、心理的或历史的“方法”或“体系”(张謇 134)。新批评的理论预设是历史和文学都具有同一性,批评家的任务是发现文学的艺术性。保罗·维因认为历史可以定义为“一种真实的小说”。海登·怀特和保罗·维因都认为,文学和历史本身都是历史的产物,他们的定义和相互关系也是历史地变化的。文学总是在某种程度上——无论是镜像反映还是戏仿——形象化地表现社会或政治的历史。也就是说,维因的小说是一种虚构历史现实,揭示历史价值的艺术形式。历史和文本是两种叙事类型,都需要通过文本构建以及互文性来展现价值评判和意识形态。所以,形式主义缓解了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的对立关系。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以“反本质、反基础和反中心”为主要特征的解构主义占据理论舞台。结构主义进一步取消了事实与虚构的区分,把历史还原为语言与符号的认知知识,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的界限进一步混淆。历史编撰元小说以历史事件为小说素材来源,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同时出现,小说虚构与历史真实的互动关系构成一种新的互文性。

相应地,我们不仅仅可以从形式主义的角度,还可以从历史主义的角度来考察文学文本和历史事实的关系。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学与史学都属于上层建筑,都是经济基础的反应,同时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也就是说,经典马克思主义从发生学的角度主张文学与史学都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而对于上层建筑各个层面和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的著作特别强调了政党和政体的主导作用,强调了文学和史学都具有的阶级属性。对文学和历史

很感兴趣，并通过文学和历史（主要是艺术史）展开革命实践活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卢卡奇从“主体与客体”辩证法的角度，提出：“只有从历史发展过程中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出发，才能做到真正阐述无产阶级及其阶级意识对革命成败的根本意义。”卢卡奇认为，不应该拘泥于马克思的某一个判断和某一个观点，应该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一种总体的方法论，从历史实践出发考察作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文学和史学。可见，卢卡奇把史学和文学都作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1962年发表的《小说理论》集中论述了小说与文化的关系。此书共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论述了古希腊时代史诗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史诗的小说的差异与对立。古希腊的荷马史诗时代，心灵和世界是同质的。自我肯定是这个时代突出的特征。从这点出发，詹姆逊也认为，政治和诗学原本是一回事。后来，资本主义兴起，击碎了这个光亮可人的整体性。（张京媛4）卢卡奇说，小说作为一种现代艺术形式，不在于“塑造思想”，而在于历史哲学的必然性，是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物，是“我们时代的最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形式”（卢卡奇24）。卢卡奇认为，现代社会的异化，“即人与其产物之间的异化”（卢卡奇57）使得自我和世界之间出现一道鸿沟，“小说的形式比其他任何形式更能使作者想象驰骋。”小说就是人物在疏离的世界中寻找意义的过程。在书中，卢卡奇把时代看成史诗和小说的承担者，把小说视为“一个时代的史诗。”同时，卢卡奇提出了小说类型学的概念，并把小说分为三种，一种是多行为描写而少心理刻画型。第二种是多心理刻画而少行为描写型。第三种是前面两类创作类型的综合型。卢卡奇认为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小说与史诗重叠很大。它们在深刻揭露旧制度的同时，也抽象地预示着一个新世界。也就是说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用小说的形式揭示了历史的矛盾和历史矛盾解决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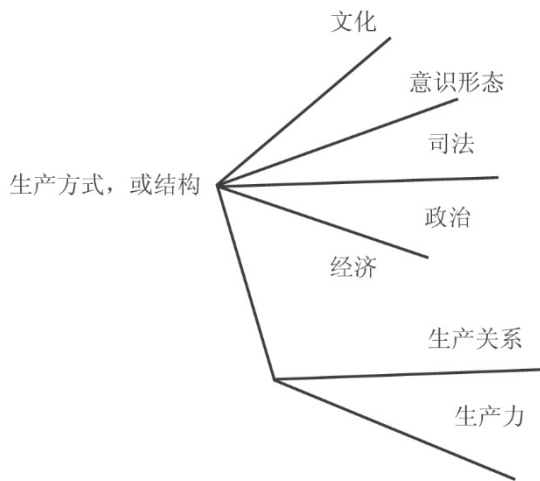


图1 阿尔都塞“不在场的历史”因果律

阿尔都塞把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提出了“解释不在场的历史”的小说文本阐释理论。阿尔都塞认为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主张文本是阶级斗争的场所。他提出应该通过文本,发掘“不在场的历史”,也就是被遮蔽的被统治阶级的历史话语,表现为历史的因果律。(见图1)美国当代著名新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詹姆逊提出了“永远历史化”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他认为,文本的生产机制,也就是生产方式符码是理解小说解构与意义的关键出发点。小说文本的阐释应该通过文本的形式历史化阐释、文本的政治无意识阐释、文本的人类大历史的这三个同心圆来阐释包括小说在类的文学与历史的关系。(见图2)需要说明的是阿尔都塞和詹姆逊的历史阐释已经走出元历史本身的意义,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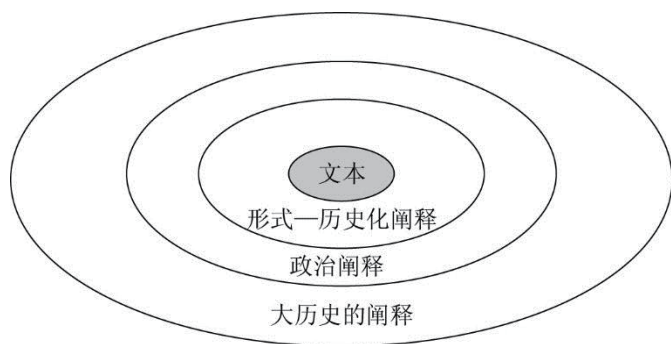


图2 詹姆逊文本阐释学的三个视域

### 创新与不足：后现代历史诗学评价

华莱士·马丁认为：“在与其他文学作品的关系上，小说是局外人，与其他文类和‘诗学’（传统文学理论）特有的规则相对立”。（马丁34）也就是说，小说家通过新形式的发明，吸收和混合各种文类而与规范（通常是批评家所强调的）相冲突。编史元小说是小说对历史的介入，是一个全新的小说问题。另外，小说作为“地方知识”，即具有区域性或者族群特征的符号体系”（格尔兹，地方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136）。我们可以对小说的解释安置在日常之中，用小说自身的逻辑，即文化发展的逻辑来审视。上个世纪欧美社会生产方式断裂式变化之后，资本主义文化进入了“晚期资本主义时期”（詹姆逊语），编史元小说适应了人们解构历史意义、寻找新的历史阐释方式的心理需求。编史元小说把“历史编撰学”和“元小说”相结合，是一种混合历史小说、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包括语言观和叙事策略）等文学思潮的小说体裁，是历史的诗学话语。哈琴正是从对编史元小说的分析来反驳

詹姆斯等关于后现代主义文学没有历史深度的观点的。从 20 世纪 60-70 年代出现以来, 编史元小说一直深受欧美文坛和普通读者欢迎。但是, 编史元小说也有可能的问题:

一、历史虚无主义的问题。编史元小说深受新历史主义和解构主义的影响, 放弃了单一的符合论, 质疑以往被“知识”所确立的信念是否真实。虽然, 大部分编史元小说没有全盘否定已经构建的历史意义, 对真相、真实和真理的认知以及世界可能性采取了多元化的解释以及“混合推论”的方式(刘璐 87)。但是, 大部分的编史元小说都解构了已经存在的历史意义, 造成了人们对历史的曲解和费解。虽然, 海登·怀特强调历史学家撰写历史和小说家创作小说, 使用的是同样的修辞手段, 有同样的叙事结构, 历史学家自以为可靠地真实实际和小说家的想象与虚构一样(White 98)。但从史料价值和创作实践来看, 部分编史元小说解构官方话语, 有意曲解历史和混淆真实, 对后人的历史研究有害。许多戏说(其实是戏弄)历史和穿越历史的作品不利于培养读者的历史认同感, 尤其是缺乏鉴赏力的中小读者。

此外, 编史元小说在欧美一出现, 其写作手法、情节、主题等等都被中国作家全面模仿。但是, 中国的文化传统、法律法规以及经济社会发展阶段都和欧美不同。在中国, “一直存在着普通话、国家意识形态的向心力和地方话语的弥散带的点状聚集, 小说呈现出隐形和显性两个层面的割裂”(葛红兵 135)。另外, 在西方, 小说在哲学与史诗之间扮演着及其重要的角色。而在中国, 中国文化中的文学主要是抒情诗歌、议论记事的散文。小说一直是不登大雅之堂, 得不到正统文人的重视, 与历史更加没法相提并论。在这种传统之下, 任由小说对历史的肆意介入和解构, 不利于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自信心的培养。

二、互文性和剽窃的问题。加拿大文学评论家哈琴用后结构主义语言再现观和新历史主义的话语概念系统分析过编史元小说的“互文”、“戏仿”、“借用”等叙事手法, 并把对这种小说的语言研究导向历史、文化、政治和社会的研究。哈琴认为, 实际上, 编史元小说还存在一种更加广义上的互文, 即叙事借鉴的互文。例如, 纳博科夫说他写的《洛丽塔》“暗指示和戏仿了六十多个作家”。伍迪艾伦的《星辰往事》戏仿费里尼的《81/2》, 而《81/2》的名字 X 明显戏仿巴斯的《S/Z》。张爱玲的《半生缘》借鉴了美国畅销书《普汉先生》的解构技巧、情节以及人物关系。加德纳(John Gardener)的《格伦代尔》(Grendel)实际是颠覆了英国史诗《贝尔武甫》(Beowulf)。当然, 也有小说家映射自己的作品。例如, 特鲁福的《日以继夜》除了拼贴《公民凯恩》的电影海报, 也大量铺贴了自己的作品《四百击》等等。稍加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 这种故事结构和故事情节的过分指涉, 容易过界, 和剽窃非常相近。小说应该是创作者使用自己最有个性的语言展现自己的想象力。如果沉迷于叙事借鉴式样的互文, 就会影响小说自身的价值了。



## Works Cited

- 葛红兵：《小说类型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
- [Ge Hongbin. *Basic Theories on Fiction Typology*. Shanghai: Shanghai Jiao Tong UP, 2012.]
- 克利福德·格尔兹：《地方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高丙中编。北京：商务出版社，2014年。
- [Geertz, Clifford.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Trans. Gao Bingzho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
- Hutcheon, Linda. *A Poetics of Postmodernism: History, Theory, Fic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88.
- 刘璐：“后现代主义历史编纂元小说中的史学性叙事”，《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9.6（2011）：85-88。
- [Liu Lu.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 in Post-Modernism Historiography Meta-fiction.” *Journal of Guizhou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9. 6（2011）：85-88.]
- 格奥尔格·卢卡奇：《小说理论》，燕宏远、李怀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
- [Lukács, Georg. *Fiction Theories*. Trans. Yan Hongyuan and li Huaitao.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8.]
- 罗虹、刘紫丰：“跨越不同文本之间的界限——互文性关照下的《已知的世界》”，《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34.4（2012）：38-42。
- [Luo Hong and Liu Zifeng. “Across Borders Between Texts: Understanding ‘The Known World’ from Perspective of Intertextuality.” *Journal of China Three Gorges University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34.4(2012): 38-42.]
- Lyotard, Jean-Francois. *The Postmodernism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84.
- 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 [Martin, Wallace. *Recent Theories of Narrative*. Trans. Wu Xiaoming. Beijing: Peking UP, 1993.]
- White, Hayden. *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P, 1978.
- 杨春：“历史编纂元小说——后现代主义小说新方向？”，《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33.3（2016）：55-60。
- [Yang Chun. “Historiographic Metafiction: The New Direction in Postmodernist Fiction?” *Journal of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33.3（2016）：55-60.]
- 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 [Zhang Jingyuan. *Neo-historicism and literature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1993.]
- 张谟：“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哲学特征”，《外国文学研究》1（2018）：157-64。
- [Zhang Su. “Philosophical Traits of Jameson’s Postmodernism Culture Theorie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1(2018):157-164.]
- ：“语言与意识形态：詹姆逊文本阐释学的问题意识探析”，《当代外国文学》2（2019）：112-18。
- [—.“Language and Ideology: Exploring the Problems that Jameson’s Hermeneutics Aims at.”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2(2019):112-18]